

法浩特说：现在年轻学者普遍重西方轻俄苏，有的甚至拒绝学俄语。要知道过去的中亚考古，几乎全都是用俄语出版的，不读俄语，等于放弃了近百年的学术积累，那可是中亚知识宝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啊。

7 老虎与麻雀

最靠近阿姆河是第二天，在著名的喀拉秋别（Kara-Tepe）佛寺遗址。遗址位于蒙古大军毁掉的铁尔梅兹古城西侧山丘上，属于边防控制区。我们先到山丘东侧距铁尔梅兹古城遗址很近的边防站，到边防军那里递交文件。斜挎冲锋枪的军人上车核对人数、证件之后，我们绕到山丘北侧进入遗址区。法浩特叮嘱我们不要到山丘顶部拍照，让哨楼上的士兵看见会有麻烦。一边听法浩特介绍寺院形制、发掘情况，一边对照资料上的出土文物恶补贵霜佛教考古，一边无法克制地、时不时地走神，向着山丘南侧的阿姆河张望，拍几张词不达意的照片——真的，照片上的阿姆河，完全没有我们看着它时所感受到的浑厚与紧张。

只有在喀拉秋别山顶才能看清阿姆河的主河道，看到河对岸阿富汗那边稀稀落落的芦苇，以及再远处映射着阳光的大片黄沙。沙漠如一道金色画框，把阿姆河从现实中切割出来，成为独立的风景。可是就在喀拉秋别这个位置，阿姆河一分为二，河里出现了一个很大的洲屿，即先知岛（Aral

罗新

月亮照在阿姆河上 (下)

Paygambar, 乌兹别克语写作 Paygambar Orol)。因此，从喀拉秋别的遗址区看阿姆河，只能看见先知岛和东（北）河道，会感觉阿姆河不是那么宽，不大容易想到那只是一个岛，岛那边还有阿姆河的西（南）河道。

先知岛原来的名字叫乌斯曼（Uthman）岛，乌斯曼是伊斯兰征服时期的一位阿拉伯将军，704年他从阿姆河南向北进军，先控制这个岛屿，据说在岛上集结了1万5千名士兵，从这里渡河攻克铁尔梅兹，故此岛以他的名字为名。后来，岛上建了先知助勒基福勒（Zulkifl）的圣墓。助勒基福勒就是《古兰经》提到的先知 Dhul-Kifl，研究者常把他与《旧约》里的先知以赛亚（Isaiah）或以西结（Ezekiel）勘同。传说，助勒基福勒在巴格达离世后，人们按遗嘱把尸身放到船上，送船下河，任其所之。船到铁尔梅兹城旁边的阿姆河中停下，那个地方迅速涌起一座小岛，于是他就葬在岛上。我们隔河可以看见的先知墓建于11或12世纪，那之后大概就改名先知岛了。法浩特介绍说，那个小小的建筑群包括墓室、清真寺和两间纪念堂。

先知岛属于乌兹别克斯坦，当然是绝对的军事区，普通人没有机会上岛，连军人也不在岛上常驻。有史以来，这个岛从未如此与世隔绝过，当然在现代社会这也意味着罕见的机遇，使得岛上的动植物生态系统得以不受干扰。1960年苏联把此岛列为自然保护区，更是创造了难得的好条件。全岛面积3.1公顷，据近年的调查，岛上有150种植物，21种哺乳动物，142种鸟类，25种爬行动物，岛屿周围水域有大约35种鱼类。岛上动物中最珍贵的是布哈拉鹿，又名巴克特里亚马鹿。布哈拉鹿与中国新疆的叶尔羌赤鹿（又名塔里木马鹿）属于赤鹿的两个彼此有别的亚种，都在沙漠环境下的低地水滨求生，都属濒危物种。

说到自然保护，现在阿姆河下游的尾间地带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保护区。众所周知，由于1960年代以后农业灌溉用水过度，阿姆河到下游水量急剧减少，直至慢慢断流，不再能够供应咸海。这直接引发了咸海的萎缩乃至枯竭，成为现代世界最大的人为环境灾难。然而，一方面是咸海的悲剧性消失，另一方面则是阿姆河尾间三角洲地带出现大片绿地，为建设自然保护国家公园准备了条件。听说那个公园已经有了相当数量的布哈拉鹿，还有许多其他中亚濒危物种在那里找到了避难地。有人甚至建议要在那里投放西伯利亚虎（中国称

东北虎），以替代不久前才灭绝的里海虎（中国称新疆虎）。

里海虎是与西伯利亚虎、孟加拉虎（中国称华南虎）并列的亚洲虎，体型在二者之间，最后灭绝可能距今不足30年。18、19世纪到中亚旅行的欧洲人记录了里海虎对旅行者的巨大威胁，许多旅行记里都有对深夜虎啸的描写。较早记录里海虎的，比如1740年英国商人 George Thompson 和 Reynold Hogg 旅行到咸海一带时，这样记录该地野生动物：“有非常多的野马、野驴、羚羊和狼，还有一种凶猛的野兽，叫做 jolbars，与老虎并无不同，鞑靼人说它强壮得能够把一匹马叼走。”这里的 jolbars 即 yol-bars，又可作 yul-bars，就是突厥语的“老虎”。这也是中亚常见的男性名字，民国后期为国民党效力的尧乐博士（又译作尧乐博士），便以虎为名。

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地理书常见铁尔梅兹附近“群虎纵横”的记录，研究者认为这与阿姆河岸及苏尔汗河下游浓密的芦苇丛有关。《长春真人西游记》说从铁门到阿姆河之间“林木茂盛”，过了阿姆河则是“渠边芦苇满地，不类中原所有……其大者，经冬叶青而不凋，因取以为杖，夜横辕下，辕覆不折；其小者叶枯春换”。可见那时的生态是非常适合老虎生存的。

阿姆河三角洲地带投放西伯利亚虎，大概无法实现。不过我关心另一个问题，就是中亚古代是不是有狮子。亚洲狮直

到19世纪还在中东、伊朗和印度有较广的分布（印度至今还有相当数量的野生种群），那么有没有可能曾经出现在阿姆河流域呢？志费尼《世界征服者史》记成吉思汗从铁尔梅兹渡过阿姆河，攻克巴里黑（Balkh），不分男女老幼地屠杀居民，弃尸于野，“有很长一段时间，野兽以死尸为盛宴，狮子和群狼相安无争，秃鹫与鹰和平共餐”。这里的狮子，波斯语原文就是 shir。但是研究者指出，这个词常常又用来说老虎。单单依据文献似乎不能得出结论，不知道考古学家们是不是遇到过狮子的遗骨？在路边小餐馆等午饭时，我向法浩特提出这个问题。他好像有点意外，说，据我所知，没有。也许中亚冬天气温偏低，狮子无法适应？

我提出另一个问题，是关于鸟的。长春真人丘处机在撒马尔罕时，有诗句“园林寂寂鸟无语”，自注云“花木虽茂，并无飞禽”。《长春真人西游记》写道：“时僚属请师复游郭西，园林相接百余里，虽中原莫能过，但寂无鸟声耳。”我无法理解撒马尔罕怎么会没有鸟。如果说战事破坏使然，但另有一条近代材料，说布哈拉没有麻雀。俄国革命后英国军官贝利（F. M. Bailey）到中亚搜集情报，1919年在布哈拉住过一阵。第二年冬天他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上做报告时说：“布哈拉很

(下转 13 版) ➔

喀拉秋别遗址区



法浩特(右)



喀拉秋别遗址区



从喀拉秋别山顶看阿姆河一分为二绕先知岛而去